

一卷风情 一脉文心

——读《霍邱风情》

张正旭

以付梓，墨香漫过了霍邱的田埂与街巷，漫过了每一扇敞开的柴门，漫过了每一张含笑的脸庞。

风是什么？有人说，风是春天的眼，眨一下，就溢出满眼的希望，麦苗儿绿了，桃花儿红了，燕子驮着春光回来了；有人说，风是夏天的唇，吻过田畴，就犁开满腔的激情，稻花的香漫了十里，蝉鸣的声闹了一夏，蒲扇扇出了夏夜的凉；有人说，风是秋天的腿，托着稻浪，就漾出满心的成熟，谷穗弯了腰，柿子红了脸，镰刀割出了丰收的甜；有人说，风是冬天的额，凝着霜雪，就藏起满身的睿智，麦苗盖着雪被酣睡，老树披着冰甲沉思，等待来年的春风吹醒大地。我说，风是四季挺直的脊梁，驮着岁月，一步步走过霍邱的山山水水，走过洋河的波，走过大别山的峰，走过炊烟袅袅的村落，走过车水马龙的街巷。

《霍邱风情》的书页，就是被这风吹开的。它包罗万象，却又条分缕析，把文化起源、风土人情、民间传说当作主料，像老农把最饱满的种子播进田里；又卷出一根橄榄枝，嫁接起当下霍邱的文化气象，让古老的根长出新鲜的芽。在浩渺的文化长河里，霍邱的船，从来都是破浪而行的。近代时，鲁迅创办未名社，就有四位霍邱籍（注：“未名四杰”现为叶集区人，原属霍邱县）的志士，他们的笔是投枪，是匕首，划破了暗夜的沉寂；蒋光慈的名字（注：蒋光慈现为金寨县人，原属霍邱县），也曾在这文化战线的长夜里亮过微光，他的文字是火种，点燃了民众的觉醒。如今，更是群星璀璨——茅盾文学奖得主、军旅作家徐贵祥（注：徐贵祥现为叶集区人，原属霍邱县），笔下有金戈铁马，字里行间是家国情怀，是铁血丹心；新乡土小说作家陈斌、张子雨，把乡野的烟火写进纸页，他们写田埂上的草，写屋檐下的燕，写庄稼人的苦与乐，每一个字都沾着泥土的湿气；打工诗人柳冬妮，带着汗水的咸涩吟哦，他的诗里有工地的钢筋，有流水线的轰鸣，有异乡人的乡愁；乡土散文家穆志强，描摹着故土的肌理，他写老井的水，写古树的皮，写那些正在消失的风物，每一笔都是对故土的眷恋；家园诗人张烈鹏，把乡愁种进诗行，他的乡愁是村口的老槐树，是母亲的白发，是梦里的炊烟；胡世远的诗、王余九的文、李全武的词，都在文坛的星空中，闪着霍邱的光，那光是故土的底色，是文化的底色。

后生可畏，一批文学新秀正崭露头角，像雨后的春笋，破土而出。诗人徐有亭、雅歌，把诗句种进乡土，他们的诗是田埂上的小花，朴素却芬芳；小说作家李强，于方寸篇幅间藏着人间百态，短短几百字，就是一个人的一生，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；散文作家许道连，笔下有霍邱的晨昏，他写清晨的薄雾，写黄昏的炊烟，写光影里的故土，每一个片段都温暖动人；杂文作家

薛业忠，字里行间带着锋芒。还有何怀玉、王国信一众词赋作家，在古典文化的园圃里深耕细作，他们的词赋是古典的月光，是照亮皖西大地的一束光。

而在这些耀眼名字背后，总有一群人，做着“为人作嫁衣裳”的事。许道连、穆志强、何怀玉、刘士洪、吴泽洪……他们是文化的拾穗者，像秋日里的农人，躬身捡拾着散落在霍邱大地上的文化碎片——一片古老的瓦当，一句失传的童谣，一个模糊的传说，都是他们珍视的麦穗。他们把这些碎片挖掘、整理、编纂成册，以文字为碑，把对这片土地的爱与执着，妥帖安放。他们不求名，不求利，只愿这片土地的文化之树，枝繁叶茂，只愿后人翻开书页时，能看见霍邱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

风的文化是什么？有人说，是地方繁荣跳动的脉搏，喷薄着滚烫的深情，每一次跳动，都是对故土的爱；有人说，是对外宣传的肺活量，吞吐着坦荡的真情，每一次呼吸，都是对文化的传承；有人说，是人文底蕴的胃纳，消化着岁月的养分，输送着绵长的情思，每一次蠕动，都是对历史的铭记；有人说，是生生不息的血脉，繁衍着子孙后代，每一次流淌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。我说，风的文化，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思想，一种信仰，更是刻在霍邱人骨髓里的道义与担当。这种精神，是编纂者们的执着，是作家们的坚守，是每一个霍邱人对故土的深情。

望着那半联“风情万种万种风情”，我忽然心头一动，即兴对出下联：“重任千担担千担重任”。

风还在吹，吹过《霍邱风情》的纸页，纸页沙沙作响，像是大地的低语；也吹过霍邱的田野与街巷，田野里的麦苗在风里生长，街巷里的孩子在风里奔跑。风里有情，情里有霍邱的魂，那魂是文化的根，是民族的魂，是永不熄灭的灯火。

我有一种阅读癖好：得到一本入眼入心的好书，总不愿意急忙忙地一口气读完，而是慢慢地读，细细地品，就像儿时得到祖母分发的小甜品，舍不得狼吞虎咽，而是悄悄揣在口袋里，时而掰一小块抿着，或用舌尖微微舔一舔，让苦涩的日子多几分甜味。

刘家宝老师赠我的散文集《回望乡村》，就是这样的“甜品”。多年来，从一座城移居到另一座城，这本书始终在我案头相伴。品读时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幅画面：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人，立在广袤的原野上，以深情的眼眸望向远方，远方是小河潺潺，荷叶田田，菜花飘香，稻浪翻滚的村庄，是笑语甜润的母亲，教诲殷殷的父亲，才貌兼具的妻女，还有温情洋溢的乡邻与友人，是一串又一串深深浅浅、模糊而清晰的脚印与刻痕。全书共5辑，是这幅画面的生动注脚，它打上了作者的乡村烙印，洋溢着挚爱真情，记录了生活漫步，更蕴藏着人生感悟。这些文字是流动的画，是跳动的诗，每一个字都是从作者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。

刚开始，我是把这本书当作散文来读的，可有些篇章读了数遍，被其艺术魅力深深感染，竟在浑然不觉中，读出了别样的艺术形式。

有些散文，我当作影片来读。比如《乡村记忆》，文中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动态画面，如同铺开“一口隐藏在幽暗之处的泉眼，不时地翻涌着水花”。酷似鲁迅“百草园”的宁静村庄，被称为“乡村夏季的贵妇”的荷塘，让孩子们自由生长的小学校，承载着农家人勤劳朴实的稻场，像二爷爷弓腰的小石桥，这些镜头通过“蒙太奇”式的切换，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，带我领略乡村的生活场景、人物故事与精神世界，感受文化的温度与生命力，唤起浓浓的乡愁。

有些散文，我当作小品来读，《父亲·教鞭》便是如此。文中的人物有父亲、“我”与学生们，场景切换于教室、家庭和办公室，贯穿始终的道具是“那根圆润亮泽的枣木教鞭”。“我”读初中时是父亲的学生，犯错时会领教教鞭的警告；读师范时，父亲仍会用教鞭在“我”肩上轻敲提醒；毕业时，父亲将教鞭赠予

《回望乡村》： 慢嚼时光里的甜

赵克明

“我”，期许“我”在工作上超越他，小品的高潮在结尾：父亲面色凝重地掏出一篇《老师，请放下你手中的教鞭》，缓缓读给“我”听，让“我”内心五味杂陈、眼眶湿润。而那根教鞭，始终被“我”珍藏在内心深处。这篇“小品”里，既有父子情、师生爱，更有两代人教育的坚守与传承创新。

还有些散文，我当作情景剧来读。《中秋月几圆》，便定格了一个温暖的夜晚。两年前的中秋，皓月当空，银辉泻地，“我”提前结束晚自习，带全班56名留守孩子到操场团坐，分享月饼，共度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中秋夜。月光下，三年的师生点滴涌上心头：炎炎烈日下的军训，曦光中的晨跑、夜半的“惊魂电话”、更换老师的风波、展示学生风采的家长会长……赏月结束时，56名同学自发列队，给了“我”一个个温情的拥抱。这部动人的“情景剧”，让我读懂了教师的付出与幸福，也与作者“这轮明月，足以光耀



过去，兼照未来”的慨叹同频共振。

其实，整部《回望乡村》，我都当作诗来读。全书82篇作品，皆以生动的画面营造空灵意境，以抒情的笔触传递人生思考，以精炼的语言彰显诗歌之美。这本《回望乡村》，便是他对乡村最深情款款的诗意回望。



向着快乐出发

胡遵远 文/图

“秋水迢迢思清，秋阳杲杲道心明。谁人得似秋光巧，画出山斋杖履行”。2025年10月，金秋送爽，丹桂飘香，我与家人驱车前往湖北省襄阳市，开启了退休后第一次纯粹的休闲之旅。

退休前，我虽常年出差、足迹遍布各地，却总是被任务与时间裹挟，车轮滚滚时思索工作，脚步匆匆间梳理方案，抵达酒店的第一件事，永远是连接电脑、审阅材料。而这一次，行囊里没有电脑、没有文件，轻装前行，放飞自我。一路上，我们漫聊家常、偶发笑语，车速随心意调控，行程按兴致更改，走走停停间，才真正体会到旅行的惬意与轻松。

赶路的当天下午，我们途经随州市，参观了刚刚完成提升改造的随州市博物馆。傍晚时分，抵达素有“华夏第一城池”之称的襄阳古城。晚饭后，我们漫步至樊城城墙遗址（屏襄门），触摸着斑驳的城砖，仿佛能感受到千年前的戎边豪情；登上襄江人行天桥，远眺夜色中的襄江两岸：熙熙攘攘的人群、川流不息的车辆、鳞次栉比的高楼、璀璨夺目的灯光，古老城墙与现代建筑相映成趣，既让人沉醉于古城的厚重神秘，又惊叹于都市的繁荣兴盛。

襄阳地处湖北省西北部，是楚文化、汉文化、三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，素有“铁打的襄阳”“兵家必争之地”的美誉，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。襄阳古城作为核心保护区，始建于

西汉高帝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，三面环水、一面靠山的地理格局，使其易守难攻、牢不可破。7322米长的古城墙蜿蜒起伏，4000多个垛堞整齐排列，最宽处达250米、平均宽度180米的护城河，堪称亚洲之最。这座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十大古城之一，六座城门内藏乾坤，夫人城、绿影壁、昭明台、仲宣楼等景点星罗棋布，共同勾勒出一幅古今交融的历史画卷。

次日清晨，我们踏着晨光走进襄阳美食文化示范街，地道的湖北风味小吃唤醒了味蕾的愉悦。随后，我们登上襄樊古城的标志性建筑——昭明台（又称钟鼓楼），飞檐翘角间，仿佛能望见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《昭明文选》的身影。午后，我们慕名前往襄阳盛世唐城——这座为拍摄电影《妖猫传》而建的仿唐建筑群。一脚踏入，便恍若穿越千年，“满街尽是唐装女，处处皆有摄影人”，身着襦裙的游客与恢弘的唐式建筑相映成趣，古风气息扑面而来。我们拾级登上亭榭楼台，走进巍峨宫殿大堂，看音乐喷泉随旋律起舞，赏文艺演出再现盛唐气象，还邀请专业摄影师定格下家人与美景的合影，留存这段难忘的旅途时光。

望着车水马龙、游人如织的盛景，我不禁感慨：襄阳以影视IP为纽带，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具象的旅游资源，通过建造古城、打造新景点、培育新业态，真正实现了“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、文旅融合”。这种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动力的模式，既集聚了人气，又繁荣了经济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。

10月8日，我们驱车前往心心念念的神往之古隆中景区。这里是诸葛亮17岁至27岁躬耕读书的成才之地，更是“三顾茅庐”



“隆中对”等千古佳话的发生地，1800多年的岁月流转，并未冲淡这里的智慧气息。据传，诸葛亮离开后，曾有董氏人家在此居住，而后草庐空置，但诸葛亮生前居住过的竹篱草庐、葛井、三间屋等遗迹，历经千年风雨仍保存完好。

古隆中历来备受官方重视与管护，刘弘、习凿齿、刘光祖等历代名人曾在此祭祀诸葛亮，唐昭宗赐封其为武灵王，宋孝宗赐庙额“英惠”并加号“仁济”，明武宗赐庙额“忠武”。如今，这里已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正如古人所言：“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，地不平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。”古隆中确是如此，茂密的森林遮天蔽日，清澈的流水潺潺作响，扑鼻的花香沁人心脾，悦耳的鸟鸣婉转悠扬，环境幽雅静谧，独具韵味。景区内的建筑多为明清风格，四合院式的房屋错落有致，古朴典雅。

我们乘坐景区观光车首先抵达古隆中牌坊。这座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建造的标志性地标，仿木结构，四柱三门，10个抱鼓石将四柱牢牢固定。牌坊之上，雕梁画栋、起角雕牛，单檐斗拱、带脊座吻，集线雕、浮雕、透雕于一体，山水人物、花鸟鱼虫栩栩如生。牌坊正中“古隆中”三个大字苍劲有力，两旁“淡泊明志”“宁静致远”的名句，正是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写照。

仁立牌坊之下，聆听导游讲解，我内心满是震撼与敬佩：敬佩诸葛亮“静以修身、俭以养德”的淡泊心境，欣慰于历代对这位伟人的肯定与缅怀，更震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间工艺精湛技艺。

随后，我们参观了隆中书院与三顾堂。三顾堂是为纪念刘备三顾草庐而建，门口“两表酬三顾，一对足千秋”的对联，凝练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功绩——“两表”即《出师表》《后出师表》，“一对”便是著名的《隆中对》。现存的三顾堂为清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在原址重建，前厅3间，后堂5间，硬山黛脊，两侧回廊镶嵌着历代名人的题词石刻与维修记事碑文。门前三棵古柏苍劲挺拔，相传正是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顾茅庐时的拴马树。一景一物皆古朴典雅，让人不禁遐想“鱼水三顾合，风云四海生”的历史画卷。

在三顾堂前，我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情景短剧《三顾茅庐》。这个家喻户晓的典故，在实地实景的演绎下更具感染力。我既敬佩诸葛亮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忠义赤诚，也赞叹刘备礼贤下士、求贤若渴的胸襟格局。读史以明智，知古能鉴今，刘备的这份精神，即便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。

离开三顾堂，我们体验了“卧龙出山飞车”——滑道蜿蜒向上，直抵山顶，乘坐其上犹如巨龙盘绕山林，沿途美景尽收眼底；下行时，即便速度调至最低，依然惊险刺激，颇有“猛虎下山，蛟龙腾飞”之势。抵达山顶后，我们步行登上腾龙阁，可惜当天雨雾弥漫，未能远眺四周美景，为此次隆中之行留下一丝遗憾。

下午4点多，我们沿着躬耕田旁的小道缓缓返回牌坊下，带着满满的收获与不舍，告别了古隆中，也告别了这场难忘的襄阳之旅。



情景短剧《三顾茅庐》

大别山再高，阳光总能照进阜城
江淮水再长，花儿也能开到每寸土地
抬不抬头，在阜城平安之地
芳香馥郁的广玉兰就站在那里
不急不躁，不温不火
喜看遍地水墨山水，乐享安祥和

六安，每一朵花都是诗

天下一秋

绝尘逸远的桂花就开在那里
且暖且香，且暗且盈
闲观满城璀璨灯火，倾听舞曲悠扬

在阜城，在皖西，在六安
内心充盈的，不仅仅只有
那些在城里自由自在生活的人们
城里城外，还有无数

经脉通畅的翠绿，正高举旗帜
引领花儿汇集成五颜六色的大军

如果放飞目光，你会发现
翠绿铺成之上，是一个诗意无限的舞台
如果用心倾听，你会听见
花儿摇曳之时，是一首首动听的诗歌
不光是城里的人们，就连虫鸟蜂蝶
都会翩翩起舞，放声歌唱

灯火再明亮，月色总能轻晃六安
舞曲再动听，花儿也要放声歌唱
睁不睁眼，在六安幸福之城



邮箱：48221941@qq.com